

野史纂略



二上

冊數	記号	番号	部類	滋賀縣尋常 中學校藏書
七	一		史	

210
91
Vol 2

滋養錄
聖法藏書印

野史纂略卷二

水府 青山延光伯卿輯

寬永元年春二月六日 前將軍臨水戶

大將軍大猷公臨水戶 郎是月諸國踏歌盛行號伊

勢踊百姓廢業命禁之三月二十八日 前將軍臨

下野守蒲生忠鄉第忠鄉新構亭宇窮極靡麗二十

九日 將軍臨忠鄉第初忠鄉祖氏鄉好茗飲多蓄

寶器故兩日陳設各異觀者嗟賞是春封主計頭井

上止就於遠江橫須賀賜一萬五千石為老中伊西

把弥亞來聘請互市 將軍聞其倡邪蘇教并呂宋

子...

却之。冬十二月十九日朝鮮來聘。是歲將軍憫越前中納言秀康絕祀。徙封其子伊豫守忠昌於越前。以續其祀。食五十二萬五千石。忠昌謂執政曰。將軍念故中納言。欲不絕其祀。真盛舉矣。然使忠昌為後。非忠昌意也。前參州有子仙千代。願使之襲封。執政曰。前參州獲罪。其子不得襲封。君勿辭。忠昌曰。願請將軍錄仙千代。然後受命。執政白之。將軍將軍許之。忠昌乃奉命。將軍封仙千代於忠昌舊封。越後高田。賜二十四萬石。是為越後守光長。初將軍營東照公廟於城中。和泉守藤堂高虎請曰。

公德澤被天下。而廟在城中。衆人不能拜。臣竊憾焉。請造原廟於城外。前將軍許之。高虎毀忍岡別墅。建廟於其地。是歲將軍建寬永寺於忍岡。以僧正天海為住持。更號東叡山。旁有不忍池。天海與伊勢守水谷勝隆謀築嶋池中。擬竹生嶋。

二年春正月十一日。將軍賜駿河遠江於甲斐中納言忠長。遣大藏大輔青山幸成傳命。忠長默然傳鳥居成次謂幸成曰。大國之賜。誠可慶也。忠長作色曰。身是將軍之弟。此何足慶。成次徐謝。幸成令還報。諫忠長曰。我邦幅員狹小。國僅六十。君相國愛

子將軍寵弟。故得食三國。亦已榮矣。况君既列人
臣。諸侯皆同寮。幸成國之重臣。奉君命而來。奈何不
禮言畢。流涕。乃勸之登城謝恩。其忠懇如此。是月始
城山城淀。徙封越中守松平定綱。二月三日封小姓
組番頭豐後守阿部忠秋為列侯。賜一萬石。四日
前將軍臨中納言忠長郎。十二日將軍臨忠長郎。
二十六日臨尾張郎夏五月二十八日。前將軍臨
和泉守藤堂高虎郎。六月二十八日。將軍臨高虎
郎。秋七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二十日還江戶。冬
十一月將軍放鷹越谷。十二月二十九日。右近大

夫永井直勝卒。年六十三。子尚政嗣。是歲。將軍還
朝鮮。俘口一百四十一人。入對。將軍。夏六月。前將軍朝
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前將軍臨紀伊郎。三月七
日。將軍臨紀伊郎。夏六月。將軍從前將軍朝
京師。駿河中納言忠長造浮梁於大井川。衆皆嗟賞。
前將軍大怒曰。孰建此策者。宜速窮治。執政大懼。謂
立花宗茂曰。君幸紓將軍之怒。宗茂出謁。前將
軍曰。此川天下險要。東照公亦恃以為固。今乃造
梁以示易濟。非所以體先志也。宗茂曰。東照公未
嘗造梁於此。所以備不虞也。今四海寧靜。烽燧不起。

今日之舉。天下相慶。於是造梁巨川。下瞰飛濤。如履平地。臣以為曠世盛事。前將軍怒乃解。秋八月十八日。前將軍任大政大臣。將軍任左大臣。叙從一位十九日。尾張中納言紀伊中納言駿河中納言竝任權大納言。叙從二位。水戶參議任權中納言。叙從三位。九月六日。天皇幸二條城。用聚樂行幸儀。駐蹕五日。將軍獻餽甚盛。十一日。健步來報曰。大夫人病篤。將軍令大納言忠長先還。十五日。大夫人薨。十七日。葬崇源夫人淺井氏於麻布。是月將軍還江戶。命忠長營大夫人廟。忠長素奢侈。締構

窮極華麗。初。東照公遺言。勿宏壯廟宇。以啓靡麗之弊。故其廟尤為樸素。至是。忠長始事奢靡。後世廟宇之壯。始於此。左京亮鳥居忠政卒。年六十。子忠恒嗣。是歲。以老中備中守阿部正次為大坂城代。四年春正月。四日。會津參議蒲生忠鄉卒。無子。國除。時俗以色獲寵者必殉忠鄉。嬖人森川若狹將殉之。其母止之曰。吾聞殉葬非禮。汝宜逃於京師。若狹乃逃。出羽守森川重俊若狹伯父也。聞之大怒。發衆追之。至箱根。為關吏所遏。乃還。重俊素為前將軍所寵。權勢翕赫。時人嘲之曰。甥有若狹。出羽可知也。

重俊聞而憤恚。後遂殉。前將軍云。二月十日徙封忠鄉弟中務大輔忠知於伊豫松山。食二十四萬石。先是食出羽上山四萬石云。是日徙封左馬介加藤嘉明於陸奧會津。食四十萬石。封嘉明次子明利於三春。徙封丹羽長重於白川。食十萬石。初。將軍召藤堂高虎曰。會津襟要之地。吾將授之卿。高虎曰。臣老矣。不足以鎮邊陲。敢辭。將軍問孰可者。高虎以嘉明對。將軍曰。卿與彼不相能。何為薦之。高虎曰。擇鎮將者國之大事。臣不敢以私怨沮大事。將軍大悅。乃有是命。且告以高虎言。嘉明感泣。與高虎交。

驩如初。十四日。前將軍臨水戶邸。是月臺灣來聘。三月二日。前將軍臨駿河大納言忠長邸。九日。將軍臨忠長邸。夏五月三日。前將軍臨尾張邸。水戶中納言及左近將監立花宗茂從焉。十四日。前將軍再臨水戶邸。尾張大納言及宗茂從焉。六月二十八日。將軍臨水戶邸。尾張大納言駿河大納言及宗茂從焉。是夏命三藩營寬永寺堂宇。尾張常行堂。紀伊法華堂。水戶經堂。是歲高野山僧徒請建東照公原廟。許之。

五年春三月四日。前將軍臨紀伊邸。十四日。將

軍臨紀伊郎。十八日。前將軍臨駿河。大納言郎夏四月三日。前將軍臨水前郎。六日。將軍臨駿河郎。九日。臨水戶郎。十四日。前將軍如日光。三藩皆從。六月。前將軍臨尾張郎。秋八月九日。將軍臨尾張郎。十日。刑部少輔豐嶋信滿殺主計頭井上正就於城中。衆斬信滿。先是正就約以女嫁大坂町奉行越中守嶋田直時子某。信滿為之媒。將軍命以其女更嫁山城守酒井重隆。正就不能辭。信滿大怒。遂殺之。日將軍怒甚。欲峻刑以懲後。衆議欲族之。讚岐守酒井忠勝掉頭曰。士人欲斬列侯。非城中不可。

捐軀報怨。武夫之常。奈何族之。乃收其禾地。直時聞之自殺。沒食邑一萬三千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將軍放鷹於忍。是歲徙封山城守土岐賴行於出羽上山。式部少輔加藤明利於陸奧二本松。石見守松平長綱於三春。豐前守內藤信照於棚倉。命諸藩脩大坂城。大坂商人訴左馬介德永壽昌奸奪封處。流出羽守片桐孝利卒。無子。國除特賜一萬石於弟半之允。

六年春正月十八日。伊豫盜魁水無又兵衛帥其徒一千。鈔掠松山民家。松山將蒲生鄉成等擊破之。斬

又兵衛二月越中守津輕信牧卒。子土佐守信義嗣。閏二月賜水戶邸於小石川。是春暹羅來聘。秋七月先是將軍聞西國多邪蘇之徒。命采女正竹中重治豐後守松倉重政索捕之。悔過者命蹈邪蘇像。不悛者悉殺之。至是畫邪蘇像令西國人悉踏之後以為常。八月將軍臨水戶邸。明正天皇寬永七年春正月二十六日。將軍臨雅樂頭酒井忠世邸。二十八日。前將軍臨忠世邸。二月十三日。臨丹後守堀直時邸。二十日。前將軍臨紀伊邸。二十三日。將軍臨紀伊邸。二十四日。將

軍放鷹川越。三月十六日。先是中務大輔蒲生忠知遣老臣蒲生鄉成於京師賀騰極福。而吉左衛門與關十兵衛岡左衛門志賀與三左衛門謀誣鄉成弟源兵衛錮之。令十兵衛等權用事。忠知方在江戶聞而訴之。前將軍召之推驗。是日賜福而死。逐三人。二十六日。決久遠本門兩寺訴。夏四月二日。流本門寺僧於信濃伊奈。六日。將軍臨仙臺中納言伊達政宗邸。十一日。前將軍臨政宗邸。十八日。將軍臨薩摩守嶋津家久邸。六月十日。琉球來聘。二十五日。將軍泛巨舟天地丸於品川。命向井將監為舟

師之備觀之。冬十月五日。和泉守藤堂高虎卒。年七
斗六子高次嗣。高虎嘗惡時人殉葬之弊。造一函。謂
群臣曰。他日欲殉我者。書名小簡投之。於是投簡者
七十餘人。高虎持其簡。請東照公曰。此皆臣之股
肱。臣將使之輔臣子。請以公命止殉。公許之。乃還
家。諭衆一人曰。臣被創為廢人。願獨殉焉。高虎憂之。
東照公聞之曰。我委藤堂以先鋒。若有殉者。必奪之。
其人乃止。高虎尋請曰。臣子不肖。不足傳臣國。願得
徙封。公問故。高虎曰。伊賀沃饒。其人驚悍。輕舸西
馳。一夜而抵大坂。伊勢與近江山城接境。扼大坂咽

喉。臣不欲傳之不肖之子。公曰。卿家壯士。欲殉卿
者。為卿子守。吾何憂焉。至是。竟無一人殉之者。云十
一月十六日。豐後守松倉重政卒。子重次嗣。初。大坂
之役。重政有功。東照公封之肥前嶋原。曰。嶋原號
邪蘇巢窟。卿竭力剪除。乃免一切課役。重政窮搜境
內。斬戮殆盡。重政素好武。養曉雄。峙糧糗。家衆常航
海。遭風漂至呂宋。呂宋喜得中國貨物。約以每歲互
市。重政乃遣老兵吉岡九左衛門木村權之丞。偽為
海商。載百貨以往。呂宋益悅。吉岡等約曰。今後將使
商舶多來。舶以赤旗為徽。乃留五月。巡視地形而還。

重政請將軍曰。邪蘇之來必取道呂宋。臣請攻取呂宋。扼斷津要。以除妖邪之患矣。幕議未決。會卒而止。十二月。前將軍放鷹東金。八年春二月十八日。將軍放鷹川越。二十九日。前將軍臨尾張郎。水戶中納言立花宗茂從焉。夏四月十九日。尾張中納言獻萬國圖。五月九日。將軍臨尾張郎。是夏。前將軍惡駿河大納言忠長驕恣。命就國實幽之也。忠長不悟。聞命大悅。會傳鳥居成次寢病甲斐。忠長遣使告之。成次流涕曰。前將軍老矣。主君不宜離左右。而一旦被遠。乃以為喜耶。令

我猶健。必能諫。前將軍止之。且我不病。安有是命。尋卒。聞者哀之。忠長暴戾日甚。秋七月八日。前將軍不豫。尾張大納言在國聞之。晨發尾張。暮至遠江。具付將軍遣使諭止之。是月河內守織田長次卒。無子。國除。九月十三日。天皇遣使問。前將軍病十九日。關東大水。人畜多死。是月左馬介加藤嘉明卒。年六十九。子明成嗣。嘉明軀幹短小。膽決過人。與加藤清正齊名。嘗曰。士之勇銳者。非不善戰。顧危難之際。誓死不撓者。唯慤實之士能之。近世取士。唯勇武是求。非良將所為也。冬十月七日。肥後守保科

正光卒。子正之嗣。正之。前將軍第三子。所生神尾氏。前將軍憂夫人妬忌。命育於外家。穴山信君妻武田氏取而養之。稍長。託之正光。居信濃高遠。前將軍召見之。命為正光義子。至是。叙從四位。任肥後守。十二月。將軍養水戶中納言女。嫁筑前守前田光高。是冬。駿河大納言忠長將獵淺間。衆諫曰。自平城帝_{并刃}淺間社。已八百歲。威靈顯赫。殺生有禁。不可以為獵場。忠長曰。吾國主也。鬼神不得違我。乃帥衆數萬合圍。獲猿一千二百餘。歸路從與中刺輿夫。大驚走。令從者追斬之。尋又出獵。會天陰寒甚。忠長憊

道旁佛舍。小濱七之助不知。騎而過。忠長怒。小濱覺而來謁。命爇柴禦寒。小濱乃俯吹火。忠長斬之。清水八郎右衛門進收尸。又命吹火。柴濕不燃。旁人為之股戰。忠長不懌而還。識者知駿河之將亡也。九年春正月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謁東照公廟。二十二日。前將軍病革。召三藩曰。將軍年少。卿等協心輔翼。深念祖宗艱難。勿令異姓生覬覦之心。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年五十四。葬於增上寺。號台德院。前將軍天性仁孝。善守遺訓。登庸賢良。撫恤黎庶。守成之美。負軼前古。嘗朝京師。有一僧邀駕上

野史纂略 卷二
書左右欲兵之。前將軍命取其書。僧本加賀士曰
澤橋兵太夫。其母嘗乳浮田秀家子八郎。及秀家父
子配八丈嶋。母憐八郎幼穉。請官從之以兵太夫託
秀家妻前田氏。前田氏鞠養之。令仕加賀。兵太夫念
母不已。棄官為僧。遂上書請至嶋省侍。前將軍覽
書深憫之。然以國禁不許。將召還其母。使兵太夫為
書報其母。母不肯還。前將軍使人問他所欲。兵太
夫請曰。願命加賀給資用於浮田氏。冀使母無憂。
前將軍許之。繇此加賀世給資用於浮田氏。其仁厚
愛物如此。然剛明果斷。將士懾服。福嶋正則豐臣氏

宿將恃功驚蹇。前將軍讓而奪國。欽手奉命云。是
月飛驒守松平忠陸卒。無子國除。二月。將軍頒賜
金銀於諸藩。即前將軍遺物。凡五十二萬六千四
百六十餘兩。初應仁以降。爭亂相尋。財貨日乏。民間
不得見黃金。至豐臣氏始遣人諸國開礦。而所獲未
多。及東照公平海內。大發礦夫求新礦。於是伊豆
佐渡二國出金銀最多。而前將軍遺東照公遺
訓崇尚節儉。故當時國用至用二十年前租入。府庫
之富。古今罕有云。夏四月四日。備前參議池田忠雄
卒。年三十一。子光仲嗣。忠雄第與麾下士安藤重信

對門重信家士河合又五郎殺人而逃。入忠雄第。重信遣人索之。忠雄不出。其後又五郎又殺人而逃。入重信同族治右衛門家。忠雄遣人索之。治右衛門曰。嚮重信索之貴邸。君答以不來。是又五郎初不在貴邸。今乃來索何也。忠雄大怒欲攻之。將軍命治右衛門避於郊外佛寺。僚友往援者絡繹不絕。遠近騷然。會忠雄暴病卒。事乃解。後光仲遣人索又五郎殺之。七日主水正脇坂安信坐事國除。十三日前將軍如日光。五月四日流肥後守加藤忠廣於出羽莊內。使宮內大輔酒井忠勝防衛。流忠廣子豐後守光正。

於飛驒。前將軍之薨。或傳匿名書於諸藩曰。吾將害將軍。立駿河殿。諸藩皆上其書。獨忠廣留而不上。遂獲罪。將軍將流之。召之肥後。忠廣路遭甲斐守山崎家治。家治屏人謂之曰。吾嘗為石田三成所困。危急瀕死。子先君給我以一萬金。事乃獲解。今子至江戶。必獲重譴。何不還國起兵。吾當出援兵以謝舊恩。忠廣不從。果處流。家治還江戶。謂執政曰。僕嘗受清正恩。得有今日。故今勸忠廣起兵。而彼不聽。吾已勸人叛。請伏誅。將軍釋而不問。忠廣至莊內。賦詩曰。三十一年如一夢。醒來莊內破簾中。聞者憫之。

野史纂要 卷二
十一
先是忠廣嘗謂衆曰。吾欲多力。若能被兩鎧。何畏矢石。老臣飯田覺兵衛進曰。先君身經百戰。不被一創。外國震懾。比之鬼神。何嘗被兩鎧。夫人君苟能撫循將士。人人樂死。是擐精甲千百也。兩鎧何為退而號哭曰。吾國危矣。果如其言。十八日。徙封備前國主池田光仲於因幡伯耆。是月。召因幡少將池田光政於國。六月十八日。徙封光政於備前。初。越後少將忠輝之獲罪。命對馬守阿部重次錮其子德千代及母。母善書。重次家士東而海孫左衛門使其女就學書。重次聞之大怒。孫左衛門自殺。德千代憂懼。是月。放火。

焚死時年十八。秋七月。尾張大納言為林道春營聖廟於忍岡。九月。將軍奏請贈外祖備前守淺井長政。權中納言從三位。冬十月二日。命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所拘紅毛人。初。明人鄭芝龍來長崎。與平藏。養及芝龍還明。平藏屢遣商船於明買絲。其舟嘗泊臺灣。紅毛方據其地。衆夷掩襲。悉掠財物。舟人逃還。平藏憤怒。其友濱田弥兵衛曰。吾能為子報怨。為吾其一鉅舶。使一百人從我。平藏素豪富。乃如其言。弥兵衛與弟小左衛門航海至臺灣。紅毛入其船檢視。惟有耕具。乃問其所以來。弥兵衛曰。此地膏壤而未

常懇闢。請給我地。為諸君墾之。紅毛不許。弥兵衛兄弟匿小刀於衣中。行見夷首。請之。弥兵衛佯為恐怖。蒲伏而進。突起搏夷首。眾夷挺劍而進。小左衛門斬其一人。餘皆逃去。弥兵衛抽刀擬夷首胸曰。汝何為掠吾國商船。夷首謝曰。請陪其數奉還。弥兵衛乃曳夷首。令眾夷速出財物。欲以夷首還。夷首請曰。願以吾兒為質。弥兵衛乃取財物。以其兒還。將軍聞而歎異。命幽其兒。至是夷首未謝。兒已死。乃還其從者。四日。賜肥後於越中守細川忠利。初。將軍與執政密議未發。而府下傳言細川氏封肥後。將軍聞之。

大怒。召執政讓曰。吾與卿等密議於內。而眾人已喧傳於外。機事易泄如此。何以馭海內。大炊頭土井利勝曰。此國家之福也。將軍厲聲曰。卿以密議漏洩。為喜耶。利勝曰。臣常令二人遊周閭巷。聽與人之誦。今日臣猶在城。而二人既以此言報臣。是將軍欲賜肥後於忠利。而輿論亦欲忠利得之。上下相合。豈非國家之福邪。將軍意乃解。遂賜之忠利。二十一日。伊豆守成瀨正成卒。無子。國除。是月。將軍聞駿河大納言忠長驕暴滋甚。召對馬守阿部重次密謂之曰。卿能為我死乎。對曰。固所願也。將軍曰。吾將

聖文纂要 卷二
流忠長於上野高崎。卿往傳命。不聽。則刺殺之。重次
拜辭而行。忠長奉命。令高崎城主安藤重長防衛。忠
長老臣淡路守鳥居成行。筑後守朝倉宣忠。皆坐失
邑。十一月十一日。徙封右近將監小笠原忠真於豐
前小倉壹岐守小笠原忠知於豐後杵築。先是信濃
守小笠原長次封豐前中津。於是闔族徙封。而海云。
十八日。以伊豆守松平信綱為老中。信綱本姓大河
內氏。為伯父松平正綱所養。將軍之為世子。信綱
近侍。年僅十餘歲。世子嘗見雀巢於將軍寢殿。令
信綱取其殼。信綱夜潛登屋。失脚墮地。將軍驚起。

詰問。對曰。臣欲探雀殼。將軍曰。誰命之。汝曰。臣欲
之。無所受命。將軍詰讓數次。對如初。乃盛以巨囊
懸之柱。又問對如始。崇源夫人為之謝。將軍乃
釋之。謂夫人曰。彼果成器。必為良弼也。後果為名臣。
二十三日。徙封丹後守稻葉正勝於相模小田原。十
二月十七日。始置總目付。以河內守水野守信但馬
守柳生宗矩脩理亮秋山某筑後守井上正重為之。
後謂之大目付。是歲安南來聘。以豐後府內城主竹
中重次為長崎奉行。

十年春正月二十二日。地大震。箱根山崩。道路不通。

命小田原城主稻葉正勝開路。二月十三日賜三藩
遊獵之地尾張箱根紀伊浦和水戶小金。三月朔遣
使五畿七道巡察風俗。二十三日徙封越中守松平
定綱於美濃大垣。增二萬石。二十五日徙封信濃守
永井尚政於山城淀。增二萬石。封尚政弟日向守直
清於山崎俱警衛京師。夏四月七日徙封大炊頭土
井利勝於下總古河。增二萬石。九日徙封丹波守松
平光重於播磨明石。十四日將軍臨雅樂頭酒井
忠世邸。增封河內守酒井忠重於上野藤岡。二十一
日增周防守板倉重宗封一萬三千石。二十二日徙

封出羽守松平直政於信濃松本。增二萬石。二十三
日增大番頭町奉行祿各四千石。書院番頭三千石。
是月將軍拜忍岡聖廟。使林道春講尚書。賜白金。
五月五日徙封伊豆守松平信綱於武藏忍。六日以
加賀守堀田正盛豐後守阿部忠秋為老中。正盛勅
左衛門正利子也。正利與佐渡守稻葉正成俱事豐
臣秀秋。娶正成女。其後二人皆去國。及正成妻齋藤
氏為將軍乳母。二人亦皆為列侯。大坂之役。正利
有功。食七萬石。正盛自幼近侍將軍。親寵無比。正
利歎曰。老父不死。吾兒不得極富貴。剗腹而死。正盛

果任顯職。十二日。幽山城守酒井重隆於備後福山。重隆本姓金森氏。為雅樂頭忠世所子。養事將軍。見寵遇。一時寵臣以重隆及堀田正盛為冠。秩祿賞賜二人如一。已而重隆寵衰。稱病不出。或聞其生子。白將軍曰。病夫安得生兒。無乃詐病邪。將軍大怒。遂幽之。重隆聞正盛寵遇益隆。不食而死。是月將軍聞水戶中納言未立儲嗣。遣備前守中山信吉於水戶。擇其諸子。諸子皆脩飾出見。第三子千代松時年六歲。呼信吉以翁。自把盤上打鮑賜之。信吉大悅曰。真吾郎君也。乃還白將軍立為世子。六月二

十二日。將軍臨雅樂頭酒井忠世邸。觀散樂。二十七日。增右京進安藤重長封一萬石。秋八月。將軍觀調馬於品川別館。九月。出雲國主山城守堀尾忠晴卒。無子。國除。冬十一月六日。前大納言忠長暴薨於高崎。年二十八。先是將軍遣對馬守阿部重次傳旨安藤重長曰。吾已錮忠長於卿。許欲其悔悟。而彼猶不悛。狂暴日甚。吾不忍加誅。卿勸之自殺。重長默思久之。曰。吾不幸而受此命。不知卿齋。將軍手書否。重次曰。此出將軍口。入重次耳。安得手書。重長曰。前大納言。相國之子。將軍之弟。准之入議。

已有其二。吾必獲手書然後從事。重次還白。將軍將軍手書授之。至是重長命設柵於庭。忠長怪問。役夫曰。蓋將軍命也。其夜忠長自殺。是歲尾張大納言在國聞將軍不豫。馳至江戶。將軍遣讚岐守酒井忠勝讓之曰。奈何不請而耒。大納言曰。聞將軍不豫。萬一不諱。儲嗣未定。付天下於何人。義直於同姓為長。所以來者。欲為六祖宗鎮天下耳。將軍意乃解。十一月春三月二十八日。將軍臨水戶邸。夏五月九日。水戶世子始謁將軍。將軍視其舉止非常。深

歎異之。賜以文昌星銅像。六月。將軍朝京師。將宿尾張比至參河吉田。忽有流言。尾張殿謀不軌。將軍召水戶中納言探之。中納言捨鹵簿。單騎疾馳入探視。馳使保其無他。將軍廼入尾張。不宿而發。秋七月十八日入朝。尋以銀一百二十萬兩賜京師市人。除大坂奈良地子錢。閏月江戶西城火。留守酒井忠世大懼。逃於寬永寺。飛驒報將軍。將軍謂執政曰。天降災變。忠世何罪。但彼職在守城。城不可去。去城謝罪。非武夫也。卿等馳使諭之。忠世不敢入城。八月。將軍如大坂。尋還江戶。尾張大納言憾將軍

疑已不肯赴江戶。紀伊大納言乃過尾張勸之。大納言曰。將軍疑我。我不欲往。以此獲罪。枕城而死耳。紀伊大納言曰。君若不往。吾亦留此城。大納言乃俱發。將軍悅曰。尾張殿不來。吾將往而見焉。今乃來見幸也。時忠世猶屏居寬永寺。三藩相議。因掃部頭井伊直孝請宥之。直孝曰。三公之請為將軍乎。為忠世乎。尾張大納言曰。祝融之災。何處無之。以此罪人。尤為不可。今日之請。為將軍也。直孝曰。紀水兩公意。奈何。大納言厲聲曰。卿第以吾言白將軍。直孝乃請之。將軍許之。是月伊豫松山城主中

務太輔蒲生忠知卒。年三十。無子。國除。蒲生氏亾矣。九月朔。將軍登城樓。受江戶市人賀。悉賜銀。是月賜長崎奉行竹中重次死。重次黷貨漁色。怨讟紛起。嘗奪富人妻。逐其夫。夫赴江戶。訴重次奸。將軍命捕重次。籍其家。多獲村正刀。村正刀極銛利。然世傳不利德川氏。故將士不敢佩。將軍聞之。大怒。遂賜死。國除冬十月七日。將軍獵於板橋。親以薙刀斃猪鹿。水戶中納言發大羽箭。獲猪數頭。將軍歎曰。此今之教經也。是日獲猪鹿二千餘頭。頒賜戶江市人。十七日。徙封隱岐。守松平定行於伊豫松山。大膳

亮松平忠重於駿河田中。織部正日根野吉明於豐後府內命吉明防護越前前參議忠直。十一月徙封若狹守京極忠高於出雲隱岐。讚岐守酒井忠勝於若狹小濱。越中守松平定綱於伊勢桑名。左門戶川氏鐵於美濃大垣。大藏大輔青山幸成於攝津尼崎。長門守九鬼直隆於攝津三田。志摩守內藤忠重於志摩鳥羽。織部正菅沼定芳於丹波龜山。是歲將軍改造日光神廟。窮極華麗。令不得論。經費工匠至有驟富者。

十二年春正月。將軍改壹岐守松平正朝志磨守

松平重成爲水戶老臣。夏四月二十九日。將軍獵於板橋。獲鹿八百頭。六月二日。先此將軍命向井勝忠造巨船於伊豆三崎。至是成長三十尋。設櫓二百枝。名曰安宅丸。親泛之品川。賜宴諸侯。謂之曰武備之要。陸有城壘。水有船艦。今天下雖平。何可忘武。乃盡驩而罷。二十二日。頒武家法度。冬十月六日。徙封紀伊守松平家信於下總佐倉。二十九日。始置若年寄。以遠江守土井利隆備後守酒井忠朝爲之。十一月二十日。以民部少輔朽木植綱備中守太田資宗爲若年寄。二十一日。徙封大膳亮松平忠重於遠

江掛川。美作守松平定房於伊豫今張。監物水野忠善於駿河田中。大和守松平直基於越前大野。加賀守堀田正盛於武藏河越。增正盛及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封各四千石。十二月朔。駿河城火。十二日。頒新令。二十三條。是歲以番頭二人守二條城。麾下士祿不滿千石者皆增二百石。凡八百七十餘人。以長崎為蕃船埠頭。禁泊他處。令諸國曰。外國船有漂著者必送之長崎。又於二十條。於二十三年春正月十一日。先是造評定所於和田倉龍口。是日執政始會議。初東照公之遷江戶。執政會

諸有司於其第。後以詔使屢至。營傳奏館待之。而館常空虛。乃以為會議之所。課茨原街倡家日出倡婦供使。令其簡率如此。每詔使至。會議乃廢。因更營評定所云。三月五日。將軍臨水戶邸。是日命造馬埒於高田。觀麾下調馬。後為麾下演騎之地。夏四月十三日。將軍如日光。二十六日至自日光。五月十日。先是雅樂頭酒井忠世卒。是日子忠清襲封。十一日。設散樂於城中。十二日。再設散樂。令江戶市人縱觀。十三日。將軍臨權中納言伊達政宗第。問病。十九日。再臨政宗第。二十四日。政宗薨。年七十二。殉

者二十人。子忠宗嗣。初慶長中。政宗設伎樂於國。東照公聞之欣然。加藤清止謂左右曰。今凶亂既平。海內寧息。雄彊如政宗。亦娛意聲伎。可以卜天下之無患矣。此公之所以喜也。吾亦當輕裘緩帶。近歌童舞女。以追蹤政宗耳。其見稱慕如此。政宗晚年賦詩曰。少年馬上過。世平白髮多。殘軀天所許。不樂也。如何後人傳誦焉。六月。鑄新錢於江戶及近江坂本。文曰。寬永通寶。秋七月六日。將軍命水戶世子加首服。任左衛門督。賜名光國。七日出羽山形城。主鳥居忠恒卒。初忠恒無子。愛弟忠定。欲養為嗣。忠定庶

出也。其母性頑。怨忠恒之不立忠定。一日詣天德寺。欲因住持訴。幕府。忠恒大驚。自往迎之。此後絕不言繼嗣事。老臣或勸之。忠恒曰。將軍念古家舊勲。雖不立嗣。寧絕吾祀乎。至是。將軍欲使忠定襲封。并伊直孝曰。忠恒多病。未嘗恪勤。而又怨庶母。不立嗣。奈何存其祀。忠定則別封之可也。將軍從之。沒山形二十四萬石。二十一日徙封肥後守保科正之。於出羽山形。食二十萬石。封鳥居忠定於信濃高遠。食三萬石。即正之舊封也。先是。將軍放鷹。目黑與從者數人入一佛寺。而憇焉。寺僧問曰。公等何人也。

將軍曰。吾人將軍從者也。因問曰。壁畫甚工。檀越何人也。僧曰。保科肥州母常來祈禱。然其家不富。贈遺亦薄。肥州將軍貴介弟也。而封邑甚小。兄弟之愛。雖匹夫亦知之以一將軍之貴。何待弟之薄也。將軍變色而起。已而近臣來問曰。將軍焉在。僧曰。不見。將軍唯從官數輩來。憇耳。近臣曰。此乃將軍也。僧大驚恐怖。名紫曰。無幾有此命。將軍託遊獵探下情。率此類也。九月二十一日。將軍臨軍張邸。冬十一月。朝鮮來聘。先是朝鮮奉書稱。將軍曰王。將軍答書不稱王。對馬人固請不許。朝鮮果疑之。往

復論難不肯受。於是對馬人柳川調興僧玄方竊取答書。填王字以授之。曰。吾既請。將府而得之。已而事覺。對馬守宗義成訴曰。陪臣調興改竄國書。罪不容誅。辭連玄方。將軍大怒。乃親聽決。調興曰。國家以敝邑之密。通朝鮮。委以通信之事。敝邑是以有往年之請。已而不獲命。朝鮮驚疑和好始敗。陪臣至愚。不知所出。唯國是謀。不敢避死。以成其好。罪無所逃。玄方曰。當時一二陪臣與我謀已。義成尚幼。無所與聞。於是滅二人死。流之東國。命義成諭朝鮮稱。將軍曰。大君至是聘使至。將軍令林道春讀其書。

白其式如何。道春對曰：「一依盛旨。」將軍大喜。群臣畢賀。將軍命使者拜日光神廟。義成傳旨，使者辭曰：「臣等不得無國命而赴日光。」義成曰：「卿等不受國命而拜廟，必獲罪國主。」然今拒將軍命，將軍亦必罪卿。獲罪一也。獲罪於我，則兩國之交絕。獲罪於國，則兩國之驩全。卿熟慮焉。使者乃奉命。將軍賞義成以佩刀。是歲，那勿蠟國主來長崎，唱邪蘇教，捕而誅之。逐南蠻種類居長崎者二百八十七人於阿媽港，恐其作亂，命丹後守大村純信出兵備之。禁諸國商船往外蕃。先是，幕府聽商船往廣東、東京、太

泥臺灣、東浦、寨暹羅、呂宋、阿媽港六兒貿易。商船則京師三隻，和泉界一隻，長崎五隻，凡九隻。至是嚴禁之。十四年春正月十一日，徙封豐後守阿部忠秋於下野。壬生，出羽守北條氏重於下總關宿。二月四日，加賀守丹羽長重卒。子重光嗣。三月二十六日，將軍臨水戶邸。是春，將軍不豫。諸侯罕得謁見，人情擾懼。三藩及執政皆獻歌舞。秋，東西有赤雲如火。冬十月，肥前嶋原氏作亂。初，大友小西二氏之亡，遺衆往往散處民間。二氏皆崇邪蘇教，故遺衆亦皆竊奉其

法而肥前最多。東照公常聞肥前有馬城主有馬
直純家士悉信邪蘇徒封之日向家士皆不欲往。
公將命嶋津氏擊之。特遣使諭直純。直純奉命。嶋原
即直純舊地也。城主松倉重次為人鄙吝。不恤其下。
士民離怨於是。邪蘇之徒稍稍潛匿境內。煽誘愚民。
而重次不之知也。嶋原接天草嶋。嶋屬唐津城主寺
澤賢高。賢高以唐津天草海路懸遠。城富岡以鎮天
草。命三宅藤兵衛守之。藤兵衛賦歛暴急。百姓愁苦。
天草民大矢野松右衛門千束善左衛門大江源右
衛門片山善右衛門森宗意赴嶋原深江村。潛以邪

滋賀縣志卷中
學校藏書印

教聚衆曰。先輩常謂天草當出神人以弘此法。今天
草人益田時貞乃其人也。天有赤雲之祥。地有異花
之瑞。皆如先輩言。時櫻樹或著花。衆驚異。時貞稱四
郎父曰。甚兵衛常事小而行長。信邪蘇教。時貞幼而
警敏。好讀書。嘗遊長崎。清人相之曰。此兒有反相異
日必就戮。時貞既學邪蘇教。頗善幻術。人稍惑之。是
月移檄鄰近聚黨。重次方在江戶。老臣聞南有馬村
里正次右衛門弟角藏唱邪蘇教。遣代官木馬九郎
左衛門林兵左衛門驗問。果會士餘村拜邪蘇像。乃
遣兵捕角藏并其妻子。其徒聞之大怒。二十五日賊

至南有馬。殺兵左衛門將殺木馬。或密報本馬。本馬
航海逃還。賊乃鈔略鄰里。殺其長吏。嶋原老臣遣甲
斐半之助單舸往覘。賊發銃擊之。僅而獲免。老臣岡
本新兵衛多賀主水聞兵左衛門死。帥戰艦十九艘
赴有馬。路遇本馬。本馬曰。賊八百屯有馬。將待嶋原
來攻。分兵襲嶋原。岡本曰。吾當還城繕守備。然後進
攻。半之助亦至告變。乃引還。二十六日。岡本多賀帥
兵三百陣江東寺。遣使深江。問村民曰。汝等果黨賊
否。村民不答。大喊而進。叢銃齊發。二將令銃隊遍發。
乘烟衝盪。賊敗走。保深江。嶋原兵進圍之。斬八十餘。

人餘衆走布津村。嶋原兵欲追躡。岡本曰。吾等僕隸
皆賊親戚。不宜深入。乃引還布津堂崎。有家三村。賊
三千來救。已不及矣。賊乃急進攻嶋原。岡本出陣城
外。已而曰。城中恐有內應。乃入守。果獲賊黨。賊呼譟
而進。揮斧毀城門。將入。木村弥兵次舞槍禦之。賊不
能前。奪槍而退。須臾復進。甲斐半之助奪其槍。曾我
八右衛門累發巨銃。賊頗沮。城兵乘勢突擊。賊潰亂。
奪嶋原兵船而逃。時將軍遣目付牧野成純。林勝
正於豐後府內防護。前越前參議忠直。二十七日。嶋
原遣使告變。二人斬角藏等及妻子十六人。肥後將

里史纂田 卷二
志水伯耆帥兵三千屯川尻。佐嘉將諫早豐前帥兵
四千屯刈田。然鄰國不得私相援。皆遣使府內請援。
嶋原成純等曰：吾受命防衛流人。初非所以指麾諸
將。請報之江戶。乃馳海船報江戶。繇此鄰國皆不敢
往援。賊遂焚掠鄰國。勢益猖獗。時人譏曰：付懦。緩嶋
原以兵寡不敢出。三江村民二百餘人不黨賊。入城
而守。俄有叛者夜盜兵器逃去。城中大驚。悉斬其餘。
賊日熾。至八千人。而時貞亦舉兵。天草大矢野上津
浦嶋子諸村悉應之。嶋原賊請奉時貞為將。時貞許
之。賊黨潛迎時貞母於宇土。肥後兵擒之三宅藤兵

衛聞變大驚。出陣大嶋子。索捕賊黨。獲數人誅之。而
還欲發兵。衆止之曰：大矢野上津浦悉為賊巢。不宜
以寡往。藤兵衛乃收近地土豪妻子。乞援唐津時賢。
高在江戶。衆議不決。賊殺掠日甚。藤兵衛告急唐津。
唐津將士皆曰：賊皆愚民。何知武事。三宅耄矣。爭請
往。老臣乃命拈鬮往援。十一月五日唐津遣岡本次
郎左衛門岡嶋七郎左衛門澤木七郎兵衛原田嘉
種。將兵一千五百航海援富岡。十一日藤兵衛與唐
津諸將進陣本戶。召村民問賊彊弱。村民素黨賊。乃
給曰：上津浦使者來誘臣等。臣等慢詈逐之。彼欲來

野史纂要 卷二
一七
攻不果。蓋畏公等耳。公等進陣嶋子。彼必降矣。藤兵衛信之遣子藤右衛門導諸將進屯嶋子。時貞方與嶋原賊合謀。將掠長崎。適聞唐津兵至。曰吾當決戰。嶋中十三日。嶋原賊數千至天艸。時貞大悅。十四日。海陸竝進薄嶋子。村民縱火應之。藤右衛門等苦戰逃還。澤木七郎兵衛伏兵龜川。遮擊亦敗。賊急進攻本戶。鋒甚銳。藤兵衛戰死。餘衆皆潰。原田嘉種挺身血戰。自辰至申。乃得還富岡。丸中背幟者七。諸將會議城中。或欲拒守。或欲還唐津。嘉種奮曰。吾當死守。諸君若還國。幸傳吾意。衆請同守。議乃決。嘉種晝夜

督衆嚴備。賊議曰。富岡三面瀕海。一面據險。吾當取之。以為根柢。乃悉火遠近廬舍。退守志岐。十九日。賊二萬餘。聯竹牌薄富岡。銃不能洞。嘉種命銃手五十人。叢擊一牌。牌果壞。城兵乘勢出。盪殺傷數百。賊敗走。尋榜城外曰。吾攻城不拔。耻也。近日再入。舉來攻。二十二日。賊來圍數匝。遂陷外城。城兵最銃苦拒。獲一賊將。賊乃退。時貞走大矢野。嶋原賊航海逃還。天草民往往請納質守城。城兵令曰。汝等果欲來歸。速火志岐。賊營民乃縱火。志岐運芻糠入城。城兵固守。不敢出。先是西江警報至大坂。城代阿部正次曰。賊

黨未聚。利在急擊。今報之。江戶曠日弥久。適足資賊。不如致書府內。目付應機勦賊。衆從之。乃致書西海。促目付進討。而目付遷延不敢發。報已至江戶。天草報未至。人以為小寇頗輕之。將軍召三藩及諸侯議之。尾張大納言曰。何物愚民乃敢嘯聚。可一鼓而屠也。紀伊大納言曰。不然。彼攻戰有法。決非愚民所能。未易輕也。伊豆守真田信幸曰。紀公言是也。臣父嘗以孤城抗大兵。頗有斬獲。小寇寧可侮乎。將軍命內膳正板倉重昌討之。石谷貞清監軍。令松倉重次速就國。重昌子重矩請從許之。諸將即日發江戶。

是日但馬守柳生宗矩觀散樂於玄蕃頭。有馬豐氏第家衆來告曰。嶋原民作亂。板倉君受命已發。宗矩乃借豐氏駿馬疾馳。追重昌至川崎。不及。轉馬登城。謁將軍曰。臣欲矯命留重昌。不及而還。將軍曰。何為欲留彼。曰。宗門之亂。天下大事也。臣料重昌必死。故欲留之。將軍作色而起。宗矩不敢退。頃之。將軍復出。問曰。卿何以料彼死。宗矩曰。死人之所難。故使三軍樂死。雖名將難之。惟愚民信法者不期而會。赴死如鶩。此乃天下勁敵。故以織田氏之雄。挫於長嶋。困於大坂。攻戰累歲。僅能克之。如參河一向宗

里史集田卷二 一七九
之亂亦可以見矣。故今日之變尤不可侮。而將軍
視為小寇。命之重昌。豈非以重昌年少。嘗奉使大坂。
不辱君命。邪。臣竊以為過矣。借使重昌任顯職。食厚
祿。素為衆所畏服。則今日之選誠宜在重昌。今重昌
非有聲威宿望。一旦受命。指麾西海諸侯。萬一蹉跌。
兵不復振。當此時。將軍必將擇重臣遣之。重昌何
顏生還。是使征討之使死於愚民之手也。無乃損威
傷重歟。臣為天下深惜之。將軍有悔色。然業已發
矣。乃曰。夜已深。卿休矣。宗矩不得已而退。重昌至京。
師辭兄重宗。重宗給以士卒百餘。語人曰。吾不得復

見重昌矣。重昌至大坂。阿部正次謂之曰。賊不可侮。
子勿輕戰。二十九日。重次至嶋原。謂衆曰。賊在近地。
安得坐視。吾以明日進擊。老臣曰。賊驚銳不可當。我
兵死傷之餘。安能克之。請待板倉君。重次乃止。賊聞
諸將來討。議曰。嶋原富岡皆不易拔。高來郡有原古
城。有馬氏嘗據焉。三面瀕海。形勝無雙。吾當據之。
二月朔。賊運所在米穀入原城。奪重次倉穀五千斛。
三日。時貞入城。修築二日而畢。天艸賊男女二千七
百航海入城。悉毀舟為埤。五日。重昌貞清至嶋原。六
日。重次先諸軍發嶋原。重昌貞清繼進。八日至有家。

村悉火賊廬舍。時西海諸侯皆發兵來援。寺澤賢高亦就國。十日諸軍薄原城。賊不敢出。諸軍乃合長圍。十九日重昌會諸將謂曰。吾緩攻曠日。安知近國愚民之不應賊哉。請乘夜大喊。以試賊動靜。諸將從之。夜諸軍大喊。賊亦大喊。不敢出。重昌乃曰。吾當以明日攻城。鍋嶋氏先攻東面。松山賊必聚於西。立花氏宜乘虛攻東面。二十日鍋嶋氏將諫早豐前攻松山。矢石雨下。不利而退。左近將監立花忠茂以五千人攻東面。賊發矢石力拒。婦女亦皆登埤投石。立花大藏挺身攀埤中丸而墜。忠茂督衆苦攻。僵尸相枕。

重昌命欽兵。令曰。此城不易。遽拔。拔之必損衆。待後令。重將軍聞賊日熾。欲親征之。執政皆以為不可。將軍不聽而起。丹後守稻葉正勝隨其後。固爭之。將軍震怒。正勝爭之益力。將軍乃從之。越前參議忠昌請往擊。將軍曰。卿代我者也。今日之事未足煩卿。二十七日命伊豆守松平信綱左門戶田氏鐵討賊。晦重昌聞之曰。吾等欲疲賊廩之。而今兩將來討。吾不取城。何面目而見兩將。明日歲首賊必不設備。請急攻拔之。衆然之。乃以兵部太輔有馬忠賴為先鋒。賊已知而為之備。

十五年春正月朔天未曉有馬忠賴帥兵進攻賊弓銃引發死者千餘忠賴敗而退諸軍闇中聞戰聲以為賊發喊黎明諸軍進攻賊連發矢石拒之衆不能進賊五千開門突出諸軍多死重昌馳至重次軍勸之曰今日之亂始於貴國何不苦攻重次辭以多死傷重昌遣使促忠賴忠賴亦辭重昌乃下馬提槍而進貞清止之重昌曰諸軍皆沮吾將勸之乃麾諸軍諸軍不應重昌獨帥手兵踰塹攀石壁而登矢石益急重昌曾碎槍折中丸而死從兵負尸引還貞清亦被創而退重矩在重次後軍排突而進左右多死貞

清令諸將收兵重矩殿而退聞父死欲再進衆擁之引還時貞欲乘夜出擊賊皆止之乃止是日江戶大風霾沙城中不能開戶張燭見諸候三日信綱等至嶋原四日肥後守細川光尚帥兵萬餘至列川津燎火燭天賊望見奪氣五日寺澤賢高來會松倉重次以兵多死傷辭先鋒乃使光尚代之信綱巡視城外謂諸將曰賊皆愚民諸君侮之所以取敗請合長圍困之諸將從之先是將軍召飛驒守立花宗茂曰卿雖老為我至嶋原商議軍事賊果如何試言卿意宗茂曰借使精兵據城糧盡則潰况愚民乎今宜使

吾兵退營。令曰：誅止魁首，不問脅從。如此則賊必攜離一鼓可平也。將軍曰：善。但海隅小寇，不能遽誅。無乃損國威歟？宗茂曰：不然。今日之亂，天下之幸也。海內久無兵革，武夫安逸，戎備懈弛，不有邊警，何以振其氣？臣唯恐賊之不彊耳。將軍大喜。十二日，命宗茂及越中守細川忠利、右衛門佐黑田忠之、信濃守鍋嶋勝茂、玄蕃頭有馬豐氏、大隅守松平重直，就國討賊。諸將相繼會信濃軍。信濃召紅毛人於長崎。命發巨銃，銃裂，一人傷而死，乃送還之。細川忠利、黑田忠之遣舟師發銃，賊困之。造上室禦丸。二月，城中

糧乏，賊往往出採海物。忠利命開走路果，獲逃兵，問城中虛實。曰：矢盡糧乏，不復能守。賊夜航海欲襲忠利。海濱穀倉，忠利士川北九大夫令銃卒守海岸，又多挿火繩於竹，駢植之。賊望見火繩，星羅，知其有備，而還城中，益困。時貞會衆問計。一賊將曰：與其束手餓死，寧乘夜砍營，縱火奪糧。時貞從之。賊將曰：細川營多銃，手攻之，損衆。有馬立花地勢險隘，不便馳逐。唯鍋嶋寺澤黑田三營可攻而奪也。二十一日，賊三千夜出，斫三營，縱火大喊。城中呼譟助之，聲震天地。忠之、老臣黑田監物，謀知賊計，嚴設防備。賊引却者

二次復還戰。監物中丸而死。子佐左衛門奮身衝突。衆繼之。賊敗走。寺澤鍋嶋二軍皆奮戰却。賊斬級二百五十餘。先是立花宗茂謂衆曰。今夜賊必來襲。所襲必鍋嶋寺澤也。已而果然。衆問故。宗茂曰。賊爭登埤窺望。注目二軍。吾以是知之。衆服其老鍊。二十二日向守水野勝成來會。勝成亦老將。曰。將軍命參畫軍事。二十日諸將會議。信綱營戶田氏鐵進曰。苦攻損衆。將軍所戒。唯當持久困之。信綱問勝成曰。願聞君計。勝成曰。賊僅據巢穴。誰復應者。宜餓殺之。東照公拔高天神實用此策。氏鐵曰善。請待其

糧竭。勝成曰否。諸君合圍。至今日。是為良策。賊本烏合。糧食必乏。一鼓屠之。今其時也。信綱稱善。細川忠利鍋嶋勝茂進曰。吾陣迫近賊壘。請先攻之。諸君大喊助之。勝成曰。使二君拔城其功固偉。然諸軍誰復袖手旁觀者。勝成年十六始從。東照公於軍。其後大小五十餘戰。未能軼人。又未至後人。非徒發喊以觀心戰者。今諸君爭先不顧死傷。尤非將軍之意也。且衆心不一。何以成功。人人各執意見。無所統一。謂之竹釘戰。今豆州統帥也。吾將待其命。衆議若決。請告吾兒勝俊。彼亦非不知兵者。乃起而出。信綱與

諸將約以二十六日進攻。賊方築外壘。與勝茂相持。勝茂日夜發巨銃。銃無空發。賊大困。時貞與左右圍棋。飛礮斷其袂。斃男女數人。賊驚曰。神人無復天助矣。遂皆攜貳。二十六日大風雨。信綱更令諸將以二十八日為期。時長崎奉行神原職直監勝茂軍。子職信從焉。是夜職信聚衆議。先登。久之不決。藤田市右衛門進曰。議不決者。欲生還也。即君以百餘擊三萬。唯有死耳。請速決。職信從之。二十七日。諸將復會。信綱營。勝茂兵列竹盾薄外壘。賊乍發銃。勝茂兵叢銃進擊。賊頗沮。職信帥左右挺進。奮戰而登。植旗城上。

職直望見曰。車輪旗必吾兒也。吾不得不救。乃進。勝茂曰。奈何。使監軍死。麾衆而進。於是諸將皆進。四面肉薄而登。藏人有馬康純。美濃守水野勝俊。先登。悉奪外城。賊僅保牙城。日既暮。諸軍皆陣城上。二十八日。諸軍乘曉攻牙城。黑田氏將黑田美作先登。火箭兩集。廬舍皆火。延及時貞營。諸軍乘烟塵擊。賊皆善銃。而不善刀槍。死者層積。至午。城陷。賊男女三萬七千餘。屠戮無噍類矣。細川氏兵陣野佐左衛門斬時貞。諸軍死者一千一百三十餘。是日板倉重矩戰最力。水野勝成賞以名刀。信綱子輝綱見城將陷。單騎

馳進。信綱大怒。命其士岩上角右衛門止之。巖上扣馬曰。主君為總督。不欲與諸將爭功。郎君奈何違之。輝綱不聽。將馳巖上。脫胄曰。郎君必欲進戰。請先斬臣首。遂手磨迴之。於後著鞭。馳而還。三月朔。信綱令寺澤賢高有馬直純等毀原城石壁。信綱氏鐵巡視天草長崎。梟時貞頭於長崎。大波土瘞賊級二萬於西坂。呼曰。有馬塚。八日捷聞至江戶。先是將軍聞賊襲諸營。召三藩及諸侯議之。紀伊大納言曰。賊滅在頃刻。捷聞尋至。將軍領之。七日而捷書至。乃遣備中守太田資宗於西海。犒諸軍。夏四月六日。資宗

會信綱等於豐前小倉。令西海諸侯皆就國。寺澤賢高松倉重次至江戶。尋命內記森長繼錮重次。信綱氏鐵凱旋。是役也用金凡三十九萬八千兩。皆取之大坂城。初。信綱受命而征。時論謂異日命將必肥。後守源正之也。已而將軍召正之曰。昔東照公謂故相國曰。東國有變。必備西國。西國有變。必備東國。今西海騷擾。卿其就國以鎮東。臨正之拜辭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凶黨未聚。應時進擊。頃刻可殲也。而西海諸將無有為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眾。據堅壘。憂國者遇事可為。何暇顧慮。會

出羽白倉氏作亂謀殺幕府代官正之命老臣以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衆請曰此皆幕府之民請報江戶然後誅之正之不聽遂誅之聞者震懼東陽賴以無事六月二十一日召鍋嶋勝茂榊原職直於評定所問曰勝茂何以犯法攻城曰榊原父子先登臣恐其戰死遂進攻耳乃問職直職直曰臣見犯法先登臣不忍見其戰死遂進攻耳乃命屏居勝茂法當國除水戶中納言聞之白將軍曰嚴令懲後戰國之法不宜用之今日今日罪勝茂異日誰復効力國家者將軍然之尋宥勝茂是夏削寺

澤賢高天草嶋四萬石徙封甲斐守山崎家治於天艸冬十一月七日備中守大田資宗罷若年寄十二月五日賜長門守松倉重次死流弟重利於讚岐重次寵臣岡田作右衛門大町權之介皆處斬家衆不敢斂重次尸唯新臣野村治右衛門請而葬之六日徙封攝津守高力忠房於肥前嶋原和泉守松平乘壽於遠江濱松式部少輔丹羽氏信於美濃岩村備中守大田資宗於參河西尾是冬飛驒守立花宗茂致仕子忠茂襲封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罷連署利勝為大老大老始此遠江守土井利勝

備後守酒井忠朝竝罷。若年寄小姓組番頭對馬守
 阿部重次為老中。仍兼番頭。此時執政多兼番頭云
 是歲備中松山城主出雲守池田長常信濃飯山城
 主佐久間勝長竝卒。皆無子國除。徙封出羽守松平
 直政於出雲。先是長崎奉行每歲以五月往。以十月
 還。留而終任。自是歲始。

林氏... 門... 兼... 六...
 大... 門... 大... 縣... 令... 與... 神... 宗... 本...
 月... 日... 出... 身... 門... 子... 孫... 宗... 太... 孫... 宗... 以... 德... 德... 德...
 仙... 冬... 十... 一... 日... 又... 日... 節... 一... 守... 大... 山... 資... 宗... 孫... 宗... 孫... 宗... 孫... 宗...
 宗... 資... 高... 天... 皇... 胤... 四... 萬... 戶... 封... 授... 中... 將... 守... 小... 船... 來... 於... 天...

面

七册
一
存